

盼燕归

■李从娥

院边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在料峭春风里轻颤。白发的母亲站在树下，用那双粗糙的手，一遍遍摩挲着儿女的行囊，生怕落下什么。门对面的山顶，残雪未消。

年三十那天飘着雪，一家人围坐吃团圆饭的情景，忽地涌上心头。那日她格外欢喜，出出进进，忙里忙外——烧火、炒菜，指挥半大的孙儿贴对联：“这是上联，那是下联……”她边念边教，脸上漾着笑。那笑容背后，藏了一整年的期盼、辛劳与无言的牵挂。

中午的饭桌摆得满满当当。父亲点燃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震响山谷，宣告大年正式开始。僻静的小山村顿时喧腾起来，各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炮花在雪光中迸溅，宛若一朵朵忽然绽开的小红花，明亮，耀眼，转眼却又谢了。

下午，厨房响起母亲“哒哒哒”的剁馅声。她忙出了汗，随手用围裙揩了揩。这响亮的节奏，恍如一座音乐的殿堂。多久没听见这声音、没闻见这味道了？年夜饭饺子——那象征团圆的吃食，是归家人必有的念想。

初一清早，母亲照例早早起身，煮好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父亲又放了“开门炮”。母亲轻声说：“这个年过得真好。”

初二走亲访友，大姑、二姑、小叔家……该见的亲戚还没见完，弟弟妹妹已开始抢票、收拾行李，准备再度远行。母亲把家里能带的吃食，一样样塞进他们的行囊。

她蹲下身，替孙儿系好围巾，声音轻得像飘落的雪花：“要听爸爸妈妈话，好好读书。”

望着孩子们转身上车，车轮碾起尘土，渐行渐远。母亲立在路口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蜿蜒的山道尽头。她眼里方才那点亮光，也慢慢暗了下去。对着绵长的山路怔怔望了许久，她才转身抱起一捆柴禾走进灶房，添了把火，任升起的炊烟掩住发红的眼眶——其实从昨夜起，她心里就莫名慌乱了。

想说的话太多太多，终究没能说出口……

她开始洗碗、刷锅。瓷器的碰撞声轻轻的，母亲在恍惚中愣着神。“日子过得真快呀……”她在回忆里轻声叹息。

白嫩的豆芽还剩半盆，洗净的白菜菠菜仍有一筐……它们静静望着母亲。收拾完厨房，她退了出来。

一抬头，看见屋檐下空荡荡的燕子窝。想起腊月二十八那天，大孙子一到家，就指着那窝好奇地说：“婆婆，这是金腰燕垒的葫芦窝！普通家燕的窝是半圆的。金腰燕可爱干净了，会把自己的屎衔走。”

她仔细一看，果然是葫芦状的。难怪燕子在家时，地上总是干干净净。大孙子连这都知道，她心里又甜又暖。一想起他，脸上便不自觉地浮起笑容。

春天到了，燕子该飞回来了。

她想对大孙子说：“要是回来，再给婆婆讲讲燕子的事……你回了自己家，可别忘了婆婆这儿。要像燕子一样，到时候……就回来看看婆婆。”

太阳出来了。她把孙儿们穿过的衣裳洗净、晒干，拿在手里展了又叠，却发现掉了一颗纽扣。找

来针线，揉揉昏花的眼，再眯起来，一针一线地缝。眼前总像隔了层灰蒙蒙的雾……

她爱她的儿女，爱她的孙儿，心甘情愿为他们操劳一辈子。

院里的桃树杏树，已悄悄鼓起了花苞。一个个裂着粉粉红红的小嘴，挂着晶莹的露。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母亲望着花苞想：等果子熟了，孩子们要是能抽空回来尝尝，该多好。

远处的麦地里，已有勤快的农人在锄草。

“李婶儿！——李婶儿——”隔壁刘嫂子从门前过，唤她。“吃了没？”

母亲放下针线，进屋抓了瓜子花生和糖塞给刘嫂子。刘嫂子问：“这身新衣裳是儿子买的吧？”母亲微笑着点点头。

手伸进口袋，却摸出两百块钱。里面夹着一张字条，工工整整写着：

“婆婆，孙儿给您的压岁钱。新的一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开心！”

您的大孙——宝”

“这孩子……我老了，给我钱做啥？你上学念书……留着买书……爸妈给的钱是有数的，还得买点零嘴……”母亲又望向孙儿离去的方向，眼眶一热，轻轻唤出声来：“大宝……宝……”

远山静静，没有回音。那声呼唤，轻轻落回她自己心里。

此刻，那颗日渐苍老的心，像被暖阳照着，热烘烘的。情绪悄悄翻腾起来：“这钱得给孙子留着……念书用……”

她把钱和纸条仔细叠好，压在枕下。

然后，又开始盼了——

等到麦子黄了，桃杏甜了，她的孙儿们会不会像春燕一样，循着旧路，飞回家来呢？

（作者地址：十堰市张湾区阳光栖谷）



樱桃醉八里

■柯勇

谁醉庐陵东？八里春色醒。千顷樱桃树，花开汉服轻。盈盈白如雪，皎皎映空青。游蜂穿唐韵，浪蝶舞诗经。仲夏朱实累，万颗压枝鸣。璨若赤玉瑗，垂珠佩璐璫。提篮采者谁？远客共耒耕。八方商贾至，车马自骛駉。入口甘如醴，沁心胜玉冰。人间有此味，何必羡蓬瀛？莲花山前月，粉水岸边笙。四时皆成颂，岁岁此心萦。愿化樱桃木，长守幽谷溟。朝看花覆雪，暮听果落星。

（作者单位：房县城关镇政府）

十堰风情

■王征珂

六堰河

在新年，六堰河涨水了
河边的喇叭花阿哥
一天到晚，使劲吹着
嘀嘀嘟嘟的喇叭，催促小河
日行千里，抵达大海

在新年，六堰河涨水了
河上的明月阿哥
在小河的河心里射箭
哦，千千是千喜
万万是万安

悬铃花

立春日越来越近了
头堰河边的悬铃花，面红耳赤
好像喝醉了一般

悬铃花，悬铃花
悬垂着欢喜的铃铛
我一望，它就叮当作响

欢喜坨

十二月五日，堰西村山脚下的山茶花
嗓音仿佛，一团甜滋滋的欢喜坨

“钻进我身体里的滚烫日光
丝丝缕缕，都是尘世的恩光”

“滴到我命里的连绵的雨水
点点滴滴，都是恩慈和福祥”

立春日

报喜鸟报喜，它的嗓音
仿佛一串油菜花蜜——
“我的舌尖上，有时光的甘甜剂
身体里，有日光和月光的神箭”

迎春花迎春，旷野上摇曳着
黄灿灿的、喜滋滋的感叹——
“一缕春风，是一缕福分
一滴雨水，是一滴恩泽”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副主席）

“吹手”老爸

■秦姣

老爸今年63岁，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如今仍守着一片菜园，每天清早摘了新鲜蔬菜，蹬着三轮车到市区卖。

春日午后，阳光铺满菜畦。我正帮着择菜，远远看见一位大叔握着唢呐走来：“吹手，我这唢呐声不对，您给瞧瞧。”

“吹手”是乡亲们对我爸的称呼。红白喜事、年节庆典，都少不了一班吹打。唢呐一响，场子就热了，悲喜都有了着落。

父亲兄弟三人，自小就弄响器。大伯锣鼓，二伯唢呐，他则唢呐、笙、二胡皆通。早先两支唢呐对着吹，一高一低，亮铮铮的声音能撞出火星子。后来笙流行起来，父亲自己摸索学会了。从此唢呐主调，笙作辅音，一刚一柔，一呼一应。几十年下来，多少场悲欢都在这铜管竹簧里流过。

乐器用得多了，难免损坏。送修价贵，父亲便自己琢磨。工具书买不起，就蹲在老师傅旁边看，一点一点记在心里。如今不光修自己

的，四邻八乡的吹手都常来找他。他从不收钱，只说“顺手的事儿”。

今日这位大叔，唢呐哨片走了音。父亲接过那管唢呐，指尖抚过磨得发亮的铜管，转身从屋里取出电烙铁。烧热的烙铁头靠近芦苇哨片，热气慢慢渗进去。趁着微烫，他用生着老茧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捏塑——薄厚要匀，开口要正，差一丝音色就变了。

两人蹲在菜畦边，边修边聊。大叔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全家的担子落在他一人肩上。“要不是还能吹两声唢呐，这日子真不知怎么熬。”他说得平静，额头的深纹里却压着半生风霜。

父亲没抬头，手里的动作更轻柔了些：“人这辈子，谁没几道坎？吹一吹，闷气散了，心就宽了。咱们这辈人，不就是靠这点响声撑过来的么。”

哨片凉透，装上铜管。大叔深吸一口气，鼓腮吹响——清脆通透的声音破空而起，惊起菜地边的麻雀。那声音里有挣扎，有不甘，更有压不垮的韧劲。父亲直起腰，拎

起锄头继续耙地。阳光落在他沾泥的胶鞋上，也落在大叔手中那管发亮的铜唢呐上。

我忽然想起许多个深夜。我们兄妹三人趴在桌上写作业，父亲在院里吹唢呐。月光照着他佝偻的背，嘹亮的声响像要把屋顶掀开。后来我们陆续考上大学，他额头的皱纹更深了，手中的唢呐却从未闲着。如今我们劝他歇歇，他总摆手：“能动就动，能响就响。”

大叔收起唢呐，连声道谢。父亲只是摆摆手，继续弯腰侍弄他的菜苗。一个用泥土养活身子，一个用唢呐撑住精神——原来人到晚年，最好的活法不是避开苦难，而是学会与苦难同奏。

夕阳西下时，大叔的身影消失在田埂尽头。父亲收拾农具准备回家，突然举起那管跟随他半生的唢呐，对着苍茫的田野吹了一段。没有曲谱，即兴的调子却在暮色里越传越远。

土地养人，响器养心。只要唢呐还能响，日子就能过下去。我们都将在生命里经历荒腔走板的时刻，但总有什么东西，能帮我们把调子重新找回来。

（作者单位：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